

外冷内热的面瘫锦衣卫

机智灵敏的吃货文官

艰难世道中

同住一个屋檐下的『金牌搭档』

联手匡扶公理与正义

破案、做饭、写话本……

为你描绘明朝公务员的日常生活画卷

梦溪石 著

成化十四年

上



成化十四年

梦溪石 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成化十四年:全3册/梦溪石著.—北京:北京
联合出版公司,2015.10
ISBN 978-7-5502-6211-9

I. ①成… II. ①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21850号

成化十四年:全3册

作 者:梦溪石
选题策划: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
责任编辑:孙志文
.排版制作:刘碧微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1210千字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 印张66
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5502-6211-9
定价:74.00元(全3册)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010-82069336

武安侯府案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深夜惊变 | 002 |
| 第二章 | 互相试探 | 021 |
| 第三章 | 疑影重重 | 038 |
| 第四章 | 峰回路转 | 060 |
| 第五章 | 张氏之死 | 079 |
| 第六章 | 西厂汪直 | 105 |
| 第七章 | 白莲妖徒 | 123 |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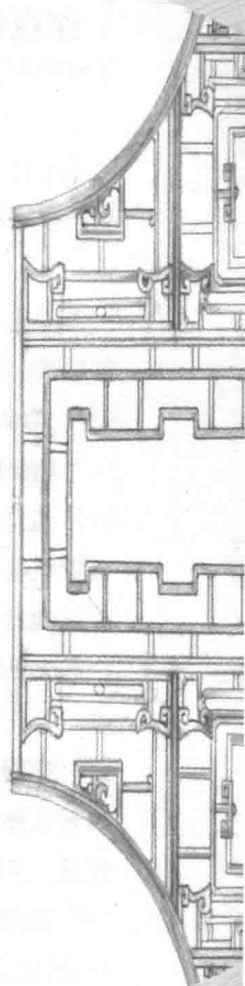
❖ 东宫案 ❖

第八章	入宫面圣	140
第九章	官门奇案	156
第十章	废后吴氏	179
第十一章	韩家内幕	198
第十二章	何为恩义	219
第十三章	狭路相逢	239
第十四章	突生变故	258
第十五章	一家团圆	276

❖ 京城诱拐案 ❖

第十六章	阿冬失踪	290
第十七章	以恶制恶	307
第十八章	身陷敌窟	323

武安侯府案



第一章

深夜惊变

京城。

时近晌午，欢意楼里走出两个人。

为首的是个公子哥，面白微须，一身直裰套在身上跟套在竹竿上似的，眼下两道青黑痕迹，走两步路就打一个呵欠。

他后头还跟了个小厮，亦步亦趋，不敢怠慢，一手给公子哥打伞，一手还提着一个烛火已经熄灭了的灯笼。

行人见状纷纷闪避。

原因无他，欢意楼是青楼，青楼的规矩就该是晚上才开门迎客的，现在对方大白天从楼里出来，那只能说明这位公子不仅玩了一整夜，还玩了一个上午，而他的背景，又深厚到欢意楼不得不为他破了规矩。

这样的人，脾气好的也就罢了，万一要是脾气不好弄出点什么事来，吃亏的还是无权无势的老百姓，所以大家见着了当然要闪远一点。

惹不起，躲得起。

公子哥忽然眼睛一亮，定定地望着前方。

小厮不明所以，顺着他的视线看去，顿时了然。

前方不远处，一个人慢慢地走过来。

对方同样是一身直裰，但一样的款式却穿出了不一样的效果。如果说公子哥是竹竿套衣服的话，那对方就是玉树临风了，如果有点文采的人在这里，说不定还会

吟上两句“飘若游云，矫若惊龙”之类的句子。

不过公子哥明显是说不出这种富有内涵的话的，他只顾着两眼放光地盯着对方，然后踩着轻飘飘的脚步上前搭讪：“不知这位公子尊姓大名，欲往何处？”

小厮暗暗叫苦，自家少爷这等性好渔色、男女不忌的嗜好可真要命。大街上随便看到个顺眼的也能拦下来调戏，这京城遍地都是达官贵人，虽说自家来头大，可万一要是被言官撞见了，免不了又要被弹劾一番，这也不是头一回了。

谁知被调戏的年轻人仅仅是挑了挑眉，便一口道出了他的身份：“武安侯长子郑诚？”

小厮先是吃了一惊，但他长年跟在自家少爷身边，很有几分眼力，当下就认出对方并不是什么公侯府里的子侄辈，便斥道：“大胆，我家世子的名讳也是你说的？”

年轻人随意地拱了拱手：“失礼了，不过据我所知，朝廷似乎还没下发明旨，敕封你家公子为世子吧？既然不是世子，你这个称呼细究起来已是犯了忌，若是被人往圣上跟前参上一本，那你家侯爷就要受你连累了。”

小厮被他说得满头大汗，越发不敢造次：“小的出言无状，还请公子见谅！”

郑诚却也是一绝，话已至此还不知死活，依旧吊儿郎当地笑道：“美人既认得我，那就好办了。不如我们找一处地方坐下来喝几杯，再好好聊几句？”

他色眯眯的眼神在对方身上来来回回地扫荡，只差没用眼睛把人家衣服也给剥光了。

年轻人一笑：“也好，不如就到城东洗御史家聊？”

小厮打了个激灵，再也不敢小觑对方，连忙上前一步，拦住自家少爷将要伸出去的爪子，拱手道：“我家少爷昨夜饮了酒，如今醉意上涌，言行多有所失，还请公子见谅。不知公子尊姓大名？”

对方笑道：“你这话问得有趣，我怎会将姓名告知于你？万一你回去向你们侯爷告上一状，我岂不就吃不完兜着走了？”

小厮被他看破用意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走远，这才抹了把汗，松了口气，暗道好险。

堂堂武安侯府的人听到“洗御史”三个字竟然像耗子见了猫一样，只因这大明朝的世袭爵位多的是，朱家子孙的，异姓封爵的，自洪武到现在一抓一大把，一多就不值钱了。而御史言官又太嚣张，对着皇帝都敢犯颜直谏，要是知道武安侯长子光天化日之下当街调戏良民，估计能马上撺掇着皇帝削他的爵位了，更不必说刚才

那年轻人看上去就不像是个普通人。

寻常百姓哪能明知道是武安侯长子还敢用这种语气说话？

“你作死啊，刚才怎敢拦着少爷我！”郑诚被坏了好事还老大不乐意。

少爷，我这可是救你啊！小厮心道，一边赔笑：“老爷这会儿说不定在家等着呢，要是回去晚了，您又得挨棍子，还是小心些好！”

一听到老爹的名头，饶是郑大公子酒还没醒，也不由得打了个寒战，不吱声了。

小厮一边跟着郑诚回去，一边又回头望了一眼。

对方早就走远了，哪里还看得见人影，但小厮还是禁不住琢磨：那人究竟是谁呢？

唐泛是睡到半夜的时候被喊醒的。

过来找他的人是顺天府的一名王姓衙差，半夜将门擂得震天响。得亏这院子只住了唐泛一个人，要不然别人还当是强盗上门呢。

门一开，老王一脸焦急：“唐大人，出大事了，快跟我走一趟！”

唐泛眨了眨眼，身上只披了件外裳，脸上还残留着睡意：“什么大事？”

老王压低了声音：“出命案了！”

能让他半夜心急火燎上门的，肯定不会是普通命案。

唐泛：“谁？”

老王：“武安侯的长子，郑诚！”

唐泛一愣，立时就醒了大半。

当年朱元璋得天下时，将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都封了一批，后来又被他自己杀得差不多了。有些在靖难时站错了队，又被永乐帝杀了。

剩下现在这些世袭的爵位，大部分都是永乐帝敕封的靖难功臣的后代，一代代传下来。还有一些则是当年“土木堡之变”后封的，好一点的尚有点实权，可以带带兵，镇守地方；运气差一点的，就像眼下出命案的这家武安侯一样，只能待在京城养老，甚至不小心牵连进什么事情，转眼爵位就没了，看上去风光，实际上也是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

这些人家就连世子也都是要经过皇帝册封才生效，不是随便生个嫡长子就能顺理成章当上世子的。要是皇帝看那人不顺眼，拖个十几二十年也是有可能的，说不

定还会找个借口除了爵。所以这些贵胄人家的公子哥，走在京城未必比得上一个实职的七品京官风光。

第一代武安侯是靖难功臣，传到这一代已经是第四代了。郑英去年刚刚袭爵，生性严肃谨慎，从不敢仗着世袭的爵位在外头惹是生非。奈何生了个不长进的儿子，武安侯几乎要为他操碎了心，打打骂骂那都是家常便饭了。

只不过打骂归打骂，那是恨儿子不争气，郑英可从来没想过让他死。

此时的他双目通红，面色铁青，负手站在郑诚的房外一言不发。

灯火通明的小院子里围满了人，男丁女眷也顾不上避嫌了，惊惧者有之，哭泣者有之，喧嚣声起，一团忙乱。

唐泛赶到侯府时，顺天府尹潘宾已经到了，正在跟郑英说话。

一千衙役将郑诚的屋子团团围起来，把那些进进出出的家丁仆役都赶到了外头。

被老王催促，唐泛没来得及穿上官服，只穿着常服。不过潘宾一看到他就朝他招手：“润青，快过来！”

“侯爷，府台大人。”氛围如此紧张，唐泛倒不显得如何诚惶诚恐，依旧是那种不紧不慢的气度，跟周围的人一对比，反倒有些特别了。

站在人群中的人小厮郑福禁不住啊了一声，指着唐泛：“你不就是白天那个人吗？”

这一出声，人人侧目。

潘宾生怕引起什么误会，忙道：“还未介绍，这是顺天府推官唐泛唐润青，明敏思辨，长于断案。这次我让他前来，也正因为此事。”

郑英目光一闪，饶是他这等不参与朝政的人，也听说过唐泛这个名字。

只不过种种道听途说，终究不如眼前所见。可惜现在儿子横死，郑英也没什么心思寒暄了，直接就问：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武安侯冷眼一扫，郑福赶紧将缘由一说。

唐泛拱拱手：“早上与令公子言语不协，还望侯爷见谅。”

郑英叹气：“犬子无状，与大人何干，若不是他已……唉，我定是要狠狠教训他一顿的！”

说罢露出又气又恨又是悲痛的神情。

唐泛虽然只是从六品小官，可他名声来历却不小，郑英自然要客气一番。

唐泛道：“侯爷节哀，还请将令公子之事细说。”

郑诚是个纨绔子弟，这一点毫无疑问，他的纨绔主要体现在性好渔色上。只要长得漂亮，男女都可以，家里娇妻美妾还嫌不够，外头又养了外室，结果成日还往花街柳巷跑，也正因为 he 寻欢作乐，风评不好，所以朝廷迟迟都未下达册封他为世子的旨意，令武安侯郑英气恨又无奈。

今日白天郑诚刚从欢意楼回来，就被正好在家的老爹郑英撞了个正着，郑公子被骂得狗血淋头，又被勒令禁足在房间里不准出去。郑英本以为他能安生几天，谁知道一转头，儿子又跟一个婢女勾搭在一块了。

等到两个时辰前，郑英得到禀报赶过去的时候，郑诚已经赤裸着身体躺在床上没了声息，旁边跪着个衣衫不整的婢女，正在嘤嘤哭泣。

根据小厮郑福的描述，事发大约是亥时将近。郑诚正好撞见从外头路过的婢女阿林，见阿林有几分姿色，就起了色心，要将人往屋里拉，阿林半推半就，双方纠缠了一会儿，最后两人还是进去了，郑福跟到了门口没进去。

过了大约一炷香时间，就听见里头传来阿林的尖叫声。

郑福连忙推门进去，看到的就是郑诚倒在床上不省人事的情形。

他连忙跑出去喊人，后来的事情就都不用说了。

照理说，像郑诚这样挥霍无度，掏空身体也是迟早的事情。但儿子已经死了，郑英又没办法追究教训，那婢女就成了首当其冲的诱因，郑英丧子之痛，武安侯府因丑事而大失颜面的怒火全都发到婢女身上去了。

不过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，若那个婢女是奴籍倒也罢了，郑英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，暗地里打死填井，对外都能找个借口糊弄过去，家丑不宜外扬，更不必劳动顺天府出马；坏就坏在那婢女是良家子，并没有跟侯府签下卖身契约。

既然不是奴籍，就不能想打杀就打杀了。否则今日侯府轻易处置，它日难免就落下把柄为人诟病，像郑英这等小心谨慎之人，是不敢为之的。

所以郑英第一时间选择了告官。

那婢女被五花大绑带了上来，身上多处伤痕，两颊也有巴掌印，想来事发之后被侯府合家教训得不轻。眼下衣裳发丝俱都凌乱，被人推着跪了下来，依稀可辨眉清目秀。

唐泛：“你姓甚名谁？”

婢女：“婢子名为阿林。”

唐泛：“你且将今夜情形细细说来。”

婢女一边抽泣，一边道出原委。

她说的事情经过其实与郑福所说相差无几，区别只在于阿林口口声声说自己在屋内与郑诚根本什么都没做。

郑英冷笑：“你为了给自己脱罪，倒是不遗余力。我问你，你一个前院伺候的，如何会无端跑到后院去，还路过大公子的院子？这明摆就是打着飞上枝头变凤凰的主意，谁知道现在人死了，你倒迫不及待想要撇清关系了！我闯进去的时候，你等二人尚且衣衫不整，就连郑福也说了，他在外头站了起码有一炷香的时间，你还敢说未有成事？莫不是要让我找个人来给你检查一番才肯说实话不成？！”

阿林泣道：“侯爷明鉴，我与少爷当真清清白白，进屋之后，少爷先是说他很热，开始脱衣服，接着又说他头晕，我便扶着他坐下来，说了些话，结果说着说着，少爷就突然倒在我身上，后来，后来……郑福便破门而入了！”

郑英懒得与一个小丫鬟争辩，就看向潘宾：“潘大人，你瞧，这贱婢还死不认罪，看来是要劳动大人出面了！”

潘宾忙道：“侯爷放心，若令公子之死当真与她有关，下官自会秉公执法。”

郑英对这个敷衍式的回答显然有些不满意。

潘宾对唐泛使了个眼色。

唐泛就问郑福：“方才阿林所说可有出入？”

郑福：“少爷与阿林进了房间之后的事情小人不晓得，但其他事情是能对上。”

唐泛：“当时从你出去喊人到重新回来，中间隔了多长时间？”

郑福：“约莫一刻钟。”

唐泛又问阿林：“这期间可曾有人到来？”

阿林：“没有。”

唐泛：“侯爷，不知郑公子尸身在何处？”

郑英：“就在房中。”

唐泛：“我欲入内一观。”

郑英：“唐大人请便。”

此时佯作也已赶到，唐泛就与他一同进去。

二人推门而入，里头依旧是一片狼藉。

郑诚躺在床上，衣裳凌乱不堪，身体还有些余温，不过面色青白，早就没了气。

仵作蹲在尸体旁边，掰开郑诚的眼睑、嘴巴，又伸手在周身四肢上摸索一阵。

唐泛四下查看搜索了一番，见仵作还在那里，就问：“有何发现？”

仵作犹豫了片刻：“没有发现明显的外伤痕迹，但似乎，不像是脱阳急症突发而死的……”

唐泛点点头，微微蹙起眉头，也跟着对尸体查看了一番。

仵作：“大人可有什么发现？”

唐泛：“先出去再说。”

二人起身出去，郑英和顺天府通判魏玉正等在外头，见他们出来，便问：“如何？”

仵作人微言轻，如何敢先发话，便望向唐泛。

这时唐泛却将刚才从床榻边捡到的一个白色瓷瓶递至阿林跟前：“此物可是你所有？”

婢女连连摇头，矢口否认。

他又问小厮郑福，后者吞吞吐吐半天，终是承认：“瓶中药丸名曰‘富阳春’，有壮阳补肾之功，药方乃少爷自己搜罗来的方子，药则是让外头药铺配的。”

郑英听得是又气又恨，成天寻欢作乐不止，年纪轻轻还用上这等药物助兴，要不是人已经死了，他将那不孝子吊起来毒打的心都有了。

此时他已经越发肯定儿子是欲与那婢女行房时，忽起脱阳急症暴毙的，恨不得能立马提剑将这勾引主家的贱人一斩了事。

唐泛将瓷瓶里的药丸倒出来嗅了嗅，沉吟片刻之后，又问：“侯爷，令公子家眷何在？今夜前后都与何人接触过，还请将那些人带过来，其余人等皆可退去。”

郑英不知道他想做什么，但还是挺配合的，不一会儿，就将人都召了过来。

郑诚有一妻三妾，看上去不多。不过这还是他喜欢在外头找野花的缘故，再漂亮的女人被纳进门，不出三天他就厌倦了。所以自从十五岁开荤以来，能在他身边待得长久的，统共也就这么四个女人罢了。

正妻郑孙氏是应城伯家的侄女，同样出身勋贵世家，家世与武安侯府相当，当年也是门当户对的一桩美事。如今郑孙氏不过花信之年，却已经成了寡妇，以郑诚的花心，照理说就算他在世时，夫妻感情也不会好到哪里去。但这郑孙氏却是远近闻名的贤惠人，连唐泛也曾听过她的名声。

眼下四名妻妾站在那里，余者三人皆垂首拭泪，唯独郑孙氏面色苍白，不言不

语，脸上泪痕犹在，想来已经伤心过度哭不出声了。连郑英亦温言抚慰：“媳妇，你嫁入侯府五年来，侍奉公婆如亲生父母，孝顺至极，反倒是我郑家负你良多。如今我那不孝子早早去了，却也没留下半点血脉子嗣，我当择日与亲家商量，将你接回娘家，也免得辜负了你大好年华！”

郑孙氏哑声道：“公公无须多言，为人妻者当尽本分，如今我只盼夫君能够早日入土为安。”

郑英嗟叹一声，不再言语。

除了郑孙氏，另外三名妾室的闺名分别是婉娘、蕙娘、玉娘。

婉娘年纪最长，已经半老徐娘，是最早跟着郑诚的人，比郑孙氏进门还要早，性子也比较老实低调，平素在侯府里存在感很低。

蕙娘姿色最好，以前得宠过一段时间。

玉娘年少多娇，郑诚没死之前，是妻妾中最得宠的。

这会儿三人也是表现各异。

婉娘躲在郑孙氏身后默默流泪，蕙娘大声号啕，玉娘的哭声比不得蕙娘的高，却别有一股婉转动人心肠的韵味，可见得宠也并非无缘由。

像唐泛这等善于观察的人，即便旁人不说，他也能看出蕙娘和玉娘这两名宠妾之间想必不那么太平，争风吃醋肯定是常有的事。

唐泛拿出那个白色瓷瓶，询问她们是否见过，众女眷俱都否认了。

又问她们事发时在何处，四名女眷也都说得清清楚楚，又有家人奴婢为证，不似作伪。

郑英看着唐泛折腾了半天，忍不住就问：“唐大人还有何要问的？”

他认为此事罪证确凿，根本不必一问再问。把那嘴硬的婢女直接带回去上个刑，三下两下就招了，何必又招来不相干的人问上一通，难不成还想将婢女弄成无罪？

唐泛道：“该问的都问了，还请侯爷与府台大人借一步说话。”

郑英便让其他人各自回房，又将二人请到自己的书房里。

郑英：“有什么话，唐大人尽可直说了。”

唐泛：“敢问侯爷，令公子是否自幼体弱？”

怎么倒问起不相干的问题来了？

郑英按捺不悦回答道：“不错。”

唐泛：“可曾延医？大夫如何说？”

郑英：“大夫说是娘胎里带来的毛病，有些先天不足，但并没有大碍。”

唐泛：“令公子体瘦异常，子嗣艰难，想必也是这个缘故了？”

郑英：“不错，唐大人到底想说什么？”

唐泛：“若我没有猜错，令公子之死或有蹊跷。”

郑英一愣：“何出此言？”

唐泛：“脱阳急症又称马上风，若抢救不及便会猝死。医者认为这是气阳虚脱所致，有此症者，掌上必生红圈，圈上必有红筋，日久积累，并非毫无征兆。但我刚才查看令公子的手掌时，却没有发现这种症状。”

郑英反应不慢，一个激灵：“你的意思是我儿的死另有其因？”

唐泛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继续道：“若是脱阳急症而死，翻开其眼睑，还能看到眼中布满血丝，这种现象，在令公子身上也找不到。所以我方才才会问侯爷，令公子是否天生体瘦的问题。想来令公子虽然有些肾气不足，却还未到因此致命的地步，只不过由于平日里爱好女色，这才让人有所误解。”

误解的人可不止一两个，就连郑英自己不也觉得儿子是纵欲过度死的吗？

郑英悚然而惊，怒色勃发：“谁人如此大胆，竟要害我武安侯长子？！”

唐泛：“方才我与仵作进去查看的时候，发现令公子身上甚是干净，并无污渍，这说明婢女阿林所言非虚，两人确实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既然令公子并非脱阳而死，那么必然就是另有其因。而且阿林说过，令公子是服用了‘富阳春’之后觉得头晕，兴许问题就出在我手上这瓶药上，不过这些也只是我的片面猜测，此事还须等查明之后再下定论。”

他说完这些，又问：“令公子平日有何仇敌？”

惊怒渐渐平息下来，郑英默然。

郑诚一个纨绔公子哥，哪里会有什么不死不休的仇人？

但要说完全没有，也不可能。

旁的不说，郑英本人就不止郑诚一个子女，偌大侯府里三妻四妾，儿女更多，许多内宅阴私不足为外人道。大明律没有规定嫡长子才能袭爵，如果没有嫡子，其他儿子经过朝廷册封，照样也能袭爵，这就使得郑诚在府里成了众矢之的。若说他争气出息也就罢了，偏偏还成日流连花巷，这让其他兄弟如何心服？

再者像郑诚这样，唐泛好端端走在路上尚且被他调戏，更不必说那些无权无势又被他看上的人，万一哪个心怀怨愤想要报复，也不是不可能。

还有，纨绔子弟之间也并不少争风吃醋的情形，火气一上来大打出手，因此结

仇更是家常便饭。

这么一想，可能性实在太多了，简直无从猜测。

潘宾见他颓然不语，就道：“侯爷，此事一出，必然是要惊动陛下的。在陛下还未发中旨之前，顺天府亦会尽力调查清楚，缉拿真凶，以告令公子在天之灵。”

郑英点点头：“那就有劳潘大人了。”

武安侯本人也是在高门深院中长大的，素来知道内宅之间为了争宠夺爵，下手不比朝廷上那些大人软半分，许多狠辣手段更是耸人听闻。万一查出来凶手真是郑家人，那可真是天大的笑话了。

郑英想及此，心头凉了半截，早就没了方才听到凶手另有其人时的震怒了。

又寒暄了几句，潘宾就起身告辞，临走前，唐泛对郑英道：“侯爷，此事非同寻常，为了方便查验，我们希望能将令公子的尸身带走。”

郑英眉头紧锁，显然不大乐意：“难道没有别的法子了吗？”

唐泛：“要查明令公子的死因，还得从此处着手。”

郑英：“我儿乃武安侯长子，怎能等同一一般民夫？他的尸身，侯府自会保存，停棺七日即行下葬。”

言下之意，如果你不能在七天内查明真相，我儿子也等不了那么久，肯定是要下葬的。

还没等唐泛答话，潘宾就道：“自然自然，死者为大，还是入土为安的好。侯爷节哀顺变，那我们就先告辞了。”

唐泛：“侯爷，那名叫阿林的婢女，按照规矩，顺天府也是要带走的。”

郑英这回没说什么，直接挥挥手，让人将那婢女带过来交给顺天府的衙役。

一离开武安侯府，潘宾就板起脸数落唐泛：“润青啊，今日之事你实在是太冲动了！”

唐泛一脸无辜：“大人，这话从何说起？”

潘宾：“你方才就不该对武安侯说后面那些话，郑诚的死到底是不是另有其因，说到底也不过是你的揣测，万一到时候查出点什么来呢？你道武安侯送我们出来时为何态度大变，他无非是怕凶手与内宅有涉，到时候死了一个儿子不算，说不定还得搭上一个。”

唐泛叹了口气：“大人，若是我们坐视不管，只怕就要酿成一桩冤案了。”

潘宾很是不悦，心想我怎么点拨到这份儿上你还不开窍？郑英自己死了儿子，



连他都希望大事化小了，我们还瞎忙活什么？再说了，皇帝肯定会念在勋臣的情面上照顾郑英的感受，到时候顺天府这边要是真查出点什么来，反倒得罪了人。

唐泛也有点无奈，顺天府尹再怎么说是正三品堂官了，潘宾却如此怕事，连调查一桩凶案都瞻前顾后。也难怪这位大人干了那么多年，却始终没法再往上升。

二人在武安侯府里耽搁了大半个晚上，出来的时候，外头刚刚敲了晨鼓，早起的行人渐渐多了起来，空气中还弥漫着霜露未退的清冷。唐泛见路边已经有人摆起早点摊子，便对潘宾笑道：“师兄，忙活一夜也该饿了，我请你吃早点如何？”

潘宾听他换了这个称呼，原本不霁的脸色稍稍缓和，也觉得饥肠辘辘了。

两人都是一身常服，倒也并不扎眼。

摊子老板见他们找了位置坐下，也不过来，就站在那里喊：“二位客官，吃点什么？”

唐泛：“两碗肉臊面！”

老板高声回了一句：“好嘞！”

不一会儿，两碗热气腾腾的肉臊面就摆在两人面前。

香气扑鼻的热汤面上撒着青翠欲滴的葱末，确实令人食欲大增。

潘宾和唐泛也是真饿了，不声不响拿起筷子低头就吃。

唐泛的吃相很斯文，速度却丝毫不比潘宾慢，甚至要更快一些。

等潘大人喝面汤时，唐泛已经放下筷子了。

在潘宾想开口教训他之前，唐泛已经道：“师兄，其实这件事，即使武安侯想压，也未必能压得下来。”

潘宾：“何出此言？”

唐泛：“师兄可还记得，去岁发生了什么大事？”

潘宾想了想，脸色一变：“你是说……”

他拿起一根筷子蘸了面汤在桌上写了一个“西”字。

唐泛点点头。

这“西”字，指的既非东西南北的西，也非西天极乐世界的西。

而是西厂的西。

大明朝传到当今这位成化帝时，已经是第八位皇帝了。

成化帝他爹，也就是先帝英宗皇帝。英宗皇帝在位时，闹出了一桩足以载入史